

沫星雨趣谈

◎袁敏杰

我对家乡父老乡亲的方言土话俗话非常感兴趣，只是有些转音字话实在过于“捉迷藏”，令人摸不着头脑，也就更难“对号入座”“破解破译”，更别说搜寻相对应的匹配汉字了。

却也不时有意外的惊喜。譬如，家乡方言土话将肩膀叫“jāguo（音：加过）”，经过一番不屈不挠煞费苦心的苦思冥想，总算恍然大悟破解了“jāguo”的“迷藏”：不就是“胛骨”或“肩骨”的转音么，啊，还是文绉绉的古汉语文言雅词呢，应该是古人老祖宗的说辞，却千百年来祖祖辈辈一代代口口传承下来了。听似“方言土话”，实际上一点也不，实乃古人标准的“国语”。可不是嘛，家乡乃西周故里，也是古汉语文言雅言起根发苗的发祥地之一脉呢！

再譬如，家乡父老乡亲土话将刚下雨时那种若有若无的蒙蒙细雨称作“múxíng雨”，一直不明白家乡人所说的“múxíng”是什么意思，更别谈辨别相对应

的汉字了。直到有一天，听到凤翔一位朋友将那种毛毛雨称作“tuotuo雨”，琢磨品咂之下，竟一下子犹如电光石火倏地划过脑际：凤翔朋友说的“tuotuo雨”，不就是“唾唾雨”么，犹如唾沫星子飞溅么，实在够形象了。于是我联想到家乡人所说的“múxíng雨”，那对应的应该是“沫星雨”了，犹若“唾沫星”般的细雨么。“múxíng”之“mú”，亦即唾沫之“沫”（mò）的转音。当破译了家乡方言“múxíng雨”时，我不禁有些欣欣然，也很感谢凤翔朋友所说的“tuotuo雨”，亦即“唾唾雨”的启发性触类旁通。

不论凤翔人所说的“唾唾雨”，还是家乡岐山人所说的“沫星雨”，将那种细细的毛毛雨，比作像飞溅的唾沫星，实在是形象。

叹服民间方言的奥妙与形象，叹服民间语言的智慧与魅力。

周秦



番麦飘香

◎李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番麦（玉米）作为一种主要口粮，不仅填饱了家乡父老乡亲的肚子，更是我儿时最可口的零食。

啃嫩棒棒和吃“霉嘟娃”（玉米上的黑霉菌）是我儿时最大的乐趣。夏末，正是棒棒初结籽时，趁中午地里没人，露水也已消失，我们几个碎娃急忙溜进番麦地。小眼睛盯着番麦秆上的棒棒滴溜溜乱转，对比着找一个最肥大的剥开包叶，那刚结上籽没几天的番麦颗粒就像一排排透明的珍珠围着番麦芯长成一圈，晶莹剔透、奶香扑鼻，让人口水直流。我们急忙掰下来搓掉番麦缨子送到嘴里就啃，那又甜又香充满奶味的嫩棒棒现在回想起来都让人口齿生香。有时，溜进地里不偷啃嫩棒棒，专门找寻“霉嘟娃”。看见番麦秆上有棒棒却没长出红缨子，肚子也硬邦邦的，马上掰下来扒开就吃，哪顾得上嘴唇被染得像长了一圈黑胡子。

棒棒灌浆饱满渐渐成熟，尚未完全成熟时，就不能生啃着吃了，煮棒棒与烧棒棒又成了我们的趣事。趁着在番麦地里拔猪草，剥开棒棒外层包皮，用指甲一掐番麦颗粒能淌出汁水，偷偷掰几个藏在竹篮里的猪草底下，回家煮熟了吃。而烧棒棒则是将整个嫩棒棒带皮剥下，在田间地头找两块砖头或大土疙瘩分开两边，然后找些枯树枝点着一把一把在下面烧，一边烧一边翻转棒棒。到了棒棒成熟，掰棒棒时节，“咪咪秆”（玉米秆）又成了我们的最爱。掰过棒棒的番麦地，小伙伴们进进出出折“咪咪秆”，咀嚼秋天里的甜蜜，幸福写满每个伙伴的小脸。番麦秆不是每一株都甜，通常是深绿色带紫的比较甜，才称得上“咪咪秆”。小伙伴们经常你吃我的一口，我咬你的一口，相互比试着谁折的更甜更脆。

又到番麦飘香时，我又想起了家乡那陪我长大的黄澄澄的番麦、香喷喷的番麦饭，还有那人那事……



再登鸡峰山

◎王文丽

每个人的人生旅途，都是在遇见与相逢间游走，很多时候，相逢是无须过多理由的。大暑之际，小城内连日高温，酷暑难耐，在几位好友提议下，便有了与鸡峰山的再次相逢。

住所与鸡峰山仅相隔一条渭河。车辆驶过联盟大桥，左转之后便向鸡峰山驶去。恰逢周末，进山车辆渐次增多，缓行途中，一缕清新的夏风吹过，尘封的记忆穿过灵动的光阴，又回到了那年的青春岁月中。

1996年3月的一天，我们由二十多人组成的团队骑着自行车，从石坝河出发一路骑行到鸡峰山脚下，然后将自行车寄放在农户家中徒步进山。时节虽已入春，但山上积雪尚未完全消融，丛林灌木处依旧白雪皑皑。没有直接上山的道路，我们便找来稍粗一些的树枝作辅助盘旋着登山。空旷寂静的山中，青春的歌声回荡在春天的阳光下。下山时，男孩子们用一根长长的树干，一次次将脚下的杂草挑起来，为女孩子们辟出一条窄窄的小路。当我们从陡峭的山顶返回到山

脚下，再次转身回望时，夕阳下的鸡峰山正霞光万丈。

鸡峰山古称“陈仓山”，位于天台山主峰景区的东北方，宝鸡市区的东南方。因其三峰并峙，形似鸡冠、巍峨高耸、直插云端，故名“鸡峰山”。公元757年，唐肃宗李亨驻蹕凤翔，复闻陈仓山神鸡鸣啼，声传十余里，唐肃宗认为鸡鸣乃是吉祥之兆，便下诏改“陈仓”为“宝鸡”，宝鸡地名即源于此。

“鸡峰云霞古，龙宫殿宇幽”是宋代著名诗人苏轼曾登临鸡峰山写下的优美诗句。从入口处登山开始，一座群峰叠翠、峻峭秀拔的山峰便慢慢铺展在眼前。山、石、松、溪流相互衬托，各秀其色。阶层式水泥铺就的道路时而陡峭，时而平坦，路两旁流水潺潺，薄雾如云，丝丝缕缕绕行山间，弥漫出一幅波澜起伏的秀美画卷。

途中，看到一块形似大鱼的奇石。此石相传与姜太公磻溪垂钓有关。姜太公曾隐居磻溪，直钩垂钓，相传一日有鱼上钩，姜太公大喜，提钩时用力过猛，将鱼甩飞，落到这里，化为巨石。后人称此石

为“飞鱼石”。

山上有一方骆驼石，驼首、驼峰惟妙惟肖，游人赞叹不已。相传汉武帝时，张骞受命出使西域，取得大汉朝军事外交、经贸交通的重大成就。回朝复命途经陈仓，见鸡峰山五彩神光闪耀，复闻神鸡鸣啼，遂急催骆驼上鸡峰山看个究竟，由于骆驼不习崎岖山道，至渡仙桥长卧不起，后化为石，头向西北，扶卧于此，后化为骆驼石。

我们经过豁口时，站在南坡仰望鸡峰山，巨大的山峰高插入云，气势磅礴，令人神往。这就是被誉为关中八景之一的“鸡峰插云”。过了豁口，往东斜向下走不到100米，见一矿泉，此泉就是灵官池。据说此水透彻清凉。

抬眼望去，整座鸡峰山沐浴在云雾之中，时隐时现，扑朔迷离，仿若蓬莱仙境般缥缈，又如秋水长风时的明净。攀登途中，我们仿佛一直在追逐云海，一路心澈澄净。

高强度的攀登，不仅是对一个人体力和心理素质的考验，也是毅力的体现。置身于南峰巅的“铁鸡”，是鸡峰山的标志和游人崇拜之物，造

型精巧，神态逼真。为此，无数游人携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徒步登山，只为一睹铁鸡的风姿，若再亲手摸摸它，吉祥平安、万事如意的美好祝愿便会一起入了心。

山中空气湿润，雾气凝结而成的露珠垂挂在翠绿的树叶尖，晶莹剔透。游客们个个挥汗如雨，我和几位好友相互鼓励，在不知攀爬了多少个台阶后，终于看到了柱形的旋转筒梯，木质台阶绕着灰色的柱筒盘旋而上。当我们徒步整整五个小时，登临山顶站在雄伟的鸡峰山巅时，终于目睹到那只矫健的铁鸡高踞于峰巅之上，俯瞰着风景如画的西秦大地和渭河平原。

鸡峰山自古就有“小华山、秀黄山”的美称。云烟缥缈的幻境，月华如洗的山峰，都为鸡峰山增添了万般秀色。山中松青竹翠，风物葱茏，生生不息屹立于时光中，伴随着每一个晨昏日落，历尽每一季风霜雨雪，秀色依然。

艺文志

乡村野味仁花菜

◎赵林祥

下往上每一片叶茎的连接处，就会争先恐后冒出叶芽，像襁褓里的婴孩，掩藏在绿叶间，急不可耐地探头探脑。

这时候，就到了仁花菜的采食时节。每天做饭前，忙于农活的母亲没时间炒菜，经常会打发我们去门前的地头路边采一把仁花菜，当作麦面拌汤、擀面条、煎搅团等农家饭的下锅菜。村里人老数辈，夏秋季节的绿菜以仁花菜为主，一株苗儿能采满满一大把，足够一顿简单的家常便饭。我最馋的是仁花菜拌面条，摘一把菜叶洗净，圆圆扔进煮着面条的开水锅里，只稍稍翻滚几下就熟了，连面带菜捞进

碗里，白面配绿菜色泽分外亮眼，再调上盐、醋、油泼辣子，抄起筷子搅拌一番，白的面条、绿的菜叶、红的辣子，甭说吃，看一眼都让人垂涎欲滴。

野生的仁花菜，在母亲灵巧的手里，能做成多种吃法，最令我百吃不厌的是凉拌仁花菜。将生菜连叶带茎用开水煮熟，凉水里淘洗数遍，滤尽水分后剁碎盛在碗里，加入调味料、蒜泥、辣面、姜末和五香粉，将一勺热油泼上去，在“啞啦啦”的脆响声中，菜香、蒜香、油香多种香味完美融合在一起，股股香味直入肺腑，尚未入口就醉了人。搅拌均匀后，夹一筷头送进嘴里，嚼起来脆生生，吃起来香喷喷，鲜嫩筋道，清凉爽口，生津止渴，实为闷热伏天难得的消暑佳品，这也是农家最常见的吃法。在整个夏秋两季，母亲会用凉拌仁花菜，变戏法般吃出百般花样：抹玉米糝子、拌搅团鱼儿、喝小米粥，用剁碎的仁花菜拌上豆腐、木耳、黄花等佐料，做菜团、蒸包子、包饺子，咬

一口唇齿留香，余味绵长。

尤其令人惊叹的是，打尖采摘后的仁花菜，秃秃的茎秆上，那些原本不起眼，蛰伏在叶柄间的小芽尖，就如同埋伏着的士兵得到出征命令，几天间又长出一簇亮眼喜人的绿色。就这样边采边长，几株野生仁花菜，够一家人吃到秋末。当然了，在采食仁花菜时，母亲总会叮嘱我们，留下两株种苗，任其自然生长。通常夏末秋初会长到半人高，无数枝干的顶尖，绽放一簇簇细碎的小黄花，结出比芝麻还小、乌黑油亮的种子，随风到处飘洒，不用刻意播种，亦不必操心管护，来年又能吃上更多的仁花菜。对大自然的取舍有度，是农家人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

我是吃着仁花菜长大的，至今对其情有独钟。乡间野生的仁花菜，不择地域，不贪肥水，自生自长生生不息，以其一季季的鲜嫩绿色，装扮大地，滋养生命。每每吃一口仁花菜，就能品咂出绵长悠远的乡味乡情，更多的是恒久暖心的浓浓母爱。

风物志



农家孩子是吃着仁花菜长大的。

仁花菜，学名：蕻菜，农村人俗称：花菜，是关中农村夏秋两季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野生植物。每年割罢小麦，一场适时的夏雨过后，房前屋后、沟坡畔、麦茬地里，就有无数红色的芽尖破土而出，阳光下肆意地展叶抽茎，见风就长，尽情地舒展柔韧娇嫩的身姿。只消三五天就长出一拃高，经风沐雨的叶茎，慢慢地换上了绿装，唯有顶部的芯蕊，依然高挑着一抹嫣红，红绿相间相映相衬，赏心悦目。

最奇妙的是，当主枝长到半尺高时，从

